

惜字的古风

胡竹峰

故家青瓦泥墙的老房子渐渐忘了，耳鬓厮磨的日常也如云烟，时过境迁，找不到丝毫影迹。老街口的惜字亭还在，风风雨雨，不改古朴模样。天晴时候，有老人去亭下焚烧字纸，又古典又清闲，砖炉纸灰仿佛透着幽静，飞扬出诗书礼乐的韵致，飘飘然遁入暗黄淡然的遥远心境。

依稀记得当年亭边农户，门庭清幽，草木扶疏，夏天格外青葱翠绿。屋旁开辟有菜地，种了茄子、辣椒、南瓜、扁豆、向日葵。一株青藤绕上毛桃树，不知不觉爬到枝头蔓延过树顶，无风也微微晃动。有人在门前汲水、灌溉、浆洗衣物，几百年来上上下下，青石板台阶被脚底磨得光滑透亮。牧童牵牛过桥，一身夕照，像诗像词像画。

旧时儒生乡绅自愿组建惜字会、敬字社，尊孔尚道，叫人爱惜字纸。《帝京岁时纪胜》上说，二月初三文昌帝君圣诞日，文人行礼拜祭并举办“敬惜字纸”香会，在文昌祠、精忠庙、梨园馆或各省会馆献贡演戏，动辄聚集千人。北地如此，南方也不例外，雇人沿街定期收取废旧的字纸残书汇总焚化，余烬投入江河。古风绵延几百年，风雨无阻。凌濛初有诗专颂道：“世间字纸藏经同，见者须当付火中。或置长流清静处，自然福祿永无穷。”他的话本里，敬惜字纸的人得享安详、福及子孙。

《二刻拍案惊奇》里的故事，宋朝有人拣拾遗弃在地上的字纸，落在粪秽中也设法取将出来，洗净烘晒再焚化，行径多年不改。妻子有娠将产，梦见孔圣人吩咐道：“爱惜字纸，阴功甚大……遣弟子曾参来生汝家。”果然生得一儿，感梦中之语，取名王曾，后连中三元，人称状元宰相，封沂国公。传奇上还说一客梦科考事，有人孝顺友爱、广行惜字、多积阴功，果然得中。有人争强好讼，爱作风流小说，应除名。那人醒来，一一验证，与梦中无误。话本好奇谭怪事，笔涉迷信，诸多无稽，但其中多警醒心向善心，有劝世教化之旨。

中国人认为字是神圣的，对字纸有特殊心理。燕京旧俗，污践字纸几乎与不敬神佛不孝父母同罪。仓颉造字，惊动了天地鬼神，只因文字有灵。

昔年渔民习俗，出海前虔心去一读书人家，请回字纸压在船舱底，算作破浪远航的定针。

《颜氏家训》上说，读圣人之书，应严肃恭敬相对。故纸上有经文和贤达姓

名，从不用在污秽处。古人劝勉字纸善行，让人守住笔下的清正光明。有关性命、功名、闺阃以及婚姻之类，谨慎再谨慎，忌淫词艳曲兼以书文讥诮他人，不可离间骨肉，倾人自肥，不可凌高年欺幼弱，更不能挟私怀隙谋害别人，唆人构怨，颠倒是非，使人含冤。损子堕胎的偏方不可刻印，否则害了自己命格。这样的“惜”是敬是止是仁是义，因果报应不管，为人处世堂堂正正，多些磊落，踏实安稳。

祖父略通文墨，桌底备有竹篋，将写有字的废纸团成一球放入其中，隔十天半月，找一树下或河边焚去，观想所烧字灰中一切法义与大地众生结缘。幼年记忆里，纸灰浮扬上空或随水波悠悠荡荡漂远了，引得一阵遐想，让我懂得百姓之礼自有端庄肃穆。

北宋李成画风简练，惜墨如金，取景平远旷阔，渴笔画寒林枯枝，树身以淡墨涂抹。后人说画家用墨微妙，泼墨气势磅礴，惜墨骨骼疏秀，文法也如此。有人删繁就简，有人由简入繁，各寻路径上了宝山。李渔不喜欢元词楔子，觉得太老实，说文章忌讳开口骂题，随意惜字如金，容易卤莽裂裂。他的《闲情偶寄》自抒性情纵酒臧否，不乏风雷气概，行文恰切可见锤炼词句功夫，《笠翁十种曲》更是言辞精当。

古书读了几十年，越来越在意纸页的鲜活风华，那是先贤人世一游的痕迹。下笔节制，有惜字之心，或许更能写出风骨写出安静写出宏大气象。清人安祜作《惜字》诗：“羲皇一画本先天，仓颉演成字万千。会意象形涵妙理，岂堪抛掷不加怜。”有爱意、有敬意、有惜心、有文心。爱意、敬意、惜心、文心，是情怀是境界，比起承转合珍贵。

文章各有机缘造化，旨趣性情不一，开花结籽，风貌迥异。古风古韵渐渐阑珊，策马迎着一抹夕阳，不知暮色已至。夜宿鸡声茅店，晓月清辉照见板桥霜上的足迹，旧土人的背影并未走远。于是回归元典，偶转前人，与古为徒，抒发一己之思，书写一家之言。文章最怕掇拾陈词，株守俗见，拘囿于别家瓜田篱笆屋檐，一团精光性灵不得从胸襟流出，遮了自家面目。



《惜字亭下》
胡竹峰 著
湖南文艺出版社

暮雨青衫，西风流年，时间比逝水无情冰冷。几个晨昏在瓦屋木窗外踏马走过，惜字亭还在，法相庄严，如见祥云。惜字亭好，惜字更好，下笔放任自流，也要惜字，点横撇捺一笔一画如镂金石。

好文章正大里放出光芒，照过心眼，所谓光明正大。正大才稳妥，尘世所求无非稳妥，岁月稳妥，身心稳妥，家国稳妥。

袁宏道游览武陵，入德山盘桓近月，与诸衲极谈，体悟良多，欣喜无量，给友人手帖报喜，说学问乃稳妥，不复往来胸臆间。此后果然文采浓郁，识见脱俗，大宗师气度在焉，那是山中得道了。文章本在林深处、白云间，作者要一意孤行，远上寒山石径。枯井底的青蛙，自在而鸣，胜过鲫鱼，尽管鲫鱼汤鲜美。

风骤起山峦，说不尽云山雾沼，应无所住，而生其心。由草野人洪荒，寻兽迹，觅虫痕，察秋毫，或看日月星辰，或察风雨霜雪，悠然自适，自适就好，文章最怕不自适。言词之箭，达意即可。

吟诗填词，超脱物象，方才焕发精神。画家之上上者，多遗貌取神，水墨之妙，在无相有相。拙文从心，有兴致一面，心情常常在看山是山、看水非水之间。文章心迹，走笔如水，并无定式，是露珠是洪流是大河是小溪是湖泊是海洋是沼泽是泥塘……随物而赋最好，无所谓形无所谓神，形神十全好，形神俱废也好，不破不立，无需执念，无非一段气韵。

随心所欲，无所依附，无阻碍无隔膜，是作文人的自在，也是好文章底色，俨若狡兔，且不止三窟。兔起鹘落，空山不见，内心素白也野马也尘埃也，文章也要和光同尘。

古人说文以气韵为主，须题外立意，气韵不足，虽有辞藻也非佳作。陶渊明之天成、李白之神气、杜甫之意度、韩愈之风韵、苏轼之海上风涛气，各自气韵不同，皆为逸思妙想所寓，不是绳墨度数所能束缚。应酬辞章，容易流丧生气，咿唔模仿，自加桎梏，难觅性灵。好文章触动灵机，囿困人得自然境，秉天地而生。只求行文灿烂，才华四溢，怕是逃不出匠人的五指山。

初习写作，唯恐稻粱无着。生活安稳，又担心消磨掉灵气，折损

了才华，写不出肺腑。现在懂得浮沉不由己，躬耕其中就好，如牛负重田地，疲极不敢左右顾视，出离乃可苏息。人生刻意如刻舟，拾不回落水之剑。

少小读先秦诸子魏晋文章，读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，感受无多。涉世渐深，慢慢体会到古人笔力，懂得文脉一代代传承，所谓千古一道，千古一心。晚明李卓吾先生手不释卷，终日抄写，自批自点，自歌自赞，说与先贤为友，彼此作用，多有妙处。古人的遣词造句芬芳了中国人的文心，文明离不开文字，我希望写出汉语之美，脱胎换骨进入前人营造的珠玑美玉氛围。兴趣使然，一直偏爱中国古典文学。写作白话文，向前人借鉴，会多些厚实多些意味多些古旧的色泽。文章大国由来已久，唐宋以文章取士，文而优则仕。

文体初兴，活跃灵动，商周青铜器铭文，不乏绝妙清简的言辞。《尚书》《诗经》之生气元气，字字千斤，后世鲜有匹敌。《世说新语》记人，《水经注》写景，《搜神记》志怪，《齐民要术》《农政全书》谈瓜果草木、种植牧养，《天工开物》论营造工匠，造句行文摇曳情致。

散文可以写虚，小说往往落实，唐传奇《红楼梦》《儒林外史》坐实为虚，读来似坠幻境，像自家经历，不觉得杜撰人为。散文亦能写实，《史记》《汉书》行文安稳如磐石，韩柳欧阳不弄花枪，不要花腔，观天地，观世界，观灵觉。文学近乎虚邑，借实言虚，以虚坐实，是现今对文章的追求之一。

世事寒热浓薄，文章宜虚宜实，繁灯如海中笔墨兴会，多少悲欢离合泛起。文学可以冲淡现实的乏味冲淡喧嚣的尘音，如执火炬，如近火炉。赏心悦目的种种美好慰藉此岸路途，最留恋彩虹雨后、月上柳梢的风情，虽是极小的景致，境况难逢，并不虚无。

听人赞扬文章写得好，大抵于登山途中迎来凉风，固然欣喜静立小憩，万万不会弃路而去。作文一事，攀附前贤，倒如子路一般闻过则喜。春秋时人高缙，在晏子座下为官，从无过错，却遭辞退。晏子说，我像一块弯曲的木头，必须用墨斗来弹，以斧头来削，拿刨子来刨。每个人都有缺点，别人不说，自己看不见。高缙随身三年，从来不说我的过错，只得辞退。古风如此，令人仰慕。古风中有古调，文章我偏爱古调，哪怕今人多不弹。

文章如手指，长短不同，但通连人心，心血并无高下之分。作文时候心中存着一个大愿，勿依傍他人，不重复自己。写作技法或许有些进步，思路也渐近自由，但文章从来不止这些，个性和感情尤为重要。书中舛误不足难免，读我文者即为友也，朋友的指教欢迎之至。惜字亭下偶相逢，纸上幸会祝平安。

